

國朝文錄續編

雕菰集文錄引

雕菰集江都焦理堂先生著先生爲阮芸臺相國之前輩相國所到處多迎入幕府然先生淡於榮利以孝廉終老菰蘆中其學博極羣書以許鄭爲先師而鄙宋以後儒者爲不值一喙蓋皆承東原戴氏之教而力尊漢學者也然東原臨歿謂生平所讀之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王惕甫所載之言自必有據而理堂必申辨之謂東原所注書惟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最精知其講求於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於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卽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

也此不惟誣東原并欲掃蕩後人宗尙宋學之路可謂固  
而橫者矣不觀段懋堂之與陳恭甫書乎其言曰今日大  
病在棄洛關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碌而立身苟簡氣節  
壞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  
故專言漢學不講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況所謂漢  
學者如同畫餅乎夫懋堂固許氏之功臣而爲理堂所服  
膺者也其言如此蓋與東原臨歿之言若合符節令理堂  
見之亦將爲之申辨乎其翼錢三篇亦爲好持異論論杜  
氏左傳集解尤爲深文然其文則實有神解大篇短章皆  
清矯拔俗直抒所見奕奕有神而敘事之文尤簡直有餘

味以接熙甫一派蓋有過之無不及矣今錄其文爲二卷

雕菰集文錄卷一

江都焦循理堂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頓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五冊約二千餘篇惟所頒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鑿空誣僞之病也然鄙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書盧罕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

今者無書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詭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爲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醯醬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絺絺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職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卽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繫以行狀行述則名爲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誦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未汰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爲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

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  
概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而古之書或數行  
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脉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  
前後相間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而專義夫班固改  
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  
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旣憑我意爲改移又舉而歸之  
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爲詳畧或此篇之意待彼而  
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爲蜜況長  
勺師馳別傳標劍熒澤敗績更記藏肝合則簇爲奇觀析  
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庾斯業殊有左史遷

論艾獵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臚列爲藏拙之巧不且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蠶聚之謀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旣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繁複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罅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旣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士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書者判以七觀雅頌幽南學



詩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  
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  
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  
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  
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矜博尙奢有肉  
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  
何也漢書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  
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爲土地之書宜先  
釋地爲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  
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

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爲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職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冊籍詢諸故老是爲所聞異辭也事逐年湮咨詢莫及旣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裨而難據所爲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爲本聞見爲虛舍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以爲然也竊觀太史公自序厯厯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

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書吾  
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謂博覽  
羣書矣然惟尙書論語信而取之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  
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  
之可知且旣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  
薛信陵君則必徵之大梁之墟於禹疏九河則必徵之於  
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  
共聞別書新說穰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  
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

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荆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盡遂定律術觀韓長孺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觀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酈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剽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樸昧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推陷比于武事近中著作家每以此炫博讀此書可廢

然返矣。予近觀廣東通志卽用墨卿此例驢不成驢  
馬不成馬龜茲王所云驟者耶

與歐陽襲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聞春谷說詩因謬贊及僕夫詩無難知也  
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  
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卽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  
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  
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  
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  
故詩中間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  
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  
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鳴鵙之詩則情餘於意意

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  
論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曰香山諸名  
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  
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  
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調之詩餘故五代之  
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  
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旣  
奪於河而淮水滙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  
見求淮水於白馬磯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  
是河詞終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

思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  
之黍稷稻粱各歸一罔不致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稊稗似  
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箴弦  
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駢肆之  
心不可以爲詩有媚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  
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  
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鬥勝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雷同勦襲  
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  
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  
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



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  
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  
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干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  
神漸斂氣漸翕卽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  
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廣而出之引而伸之辭  
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  
不縛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  
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  
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如此論詩醕乎其醕微乎其微文亦妙絕千古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  
中李尙之銳歛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  
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  
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  
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尙之尙之喜甚爲之疏  
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草所用  
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今名數學九章亦  
撰爲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之學庚申冬與尙之  
同客武林節畧中互相證訂喜古人絕學復續於今年

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王戍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第五冊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尙之需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尙之深歎爲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叢語間孝嬰謂予曰或謂尙之誚吾所著書有之乎予因出尙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尙之固不亦非也因謂予曰子亦

爲我序予諾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  
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  
生守一家之言華藻盤輓通人鄙其固焉鄭康成爲禮經  
作注雖子夏之言猶駁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  
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  
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  
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  
意而諂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卽以爲序嘉慶癸  
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是真讀書人說話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恒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

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  
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  
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  
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  
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  
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  
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  
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  
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  
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

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沖之何承天  
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  
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沖之立歲差傅仁  
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  
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  
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此書不知何如而文則佳

雕菰集文錄卷二

江都焦循理堂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誦

神風蕩寇記

阮侍郎撫浙之明年夏六月禦賊松門有神風蕩寇及禽  
倫貴利事循始聞傳述互異未獲其詳也冬至浙寓居撫  
院署中閱諸文移手札又詢諸從至海上者乃得其本末  
艇匪者自安南來者也浙賊白鳳尾閩賊曰蔡牽曰水澳  
初平陽縣海濱老龍頭石山橫亘於海爲烽火門其東大  
嶺小嶺兵守嚴密乾隆五十一年調任臺灣代者不嫻於  
防閩賊始識逕路而窺浙嘉慶元年閩賊李發枝引艇賊



深入而浙賊附之時侍郎方督學按試甯台有諸生之家  
被掠者贖母力不及婦婦乃慘死生泣愬於侍郎有剪滅  
之志而非其職也四年冬侍郎承命爲兩浙巡撫艇賊  
歲至者四稔矣先是更有探之者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  
吾駕大艇賣十月糧礮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  
計非吾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強弱之勢實不足以殲賊而  
土賊聞賊恃艇賊之強益橫巡撫旣蒞浙艇賊猶踞台州  
大陳山及温州三盤嶼三路犄角十二月丁未定海鎮總  
兵李公長庚帥舟師趨入賊中轉戰自千及酉焚其桅出  
有陷於陣者反逢飛入脫之賊大駭提督蒼公保謀以火

攻或漏於賊五年春正月戊午賊夜焚岸芻而遁李鎮軍  
追之及粵夏五月始歸鎮巡撫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  
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翼占言曰前此武備廢弛賊匪始  
擾訓練既久官軍知奢以各憲之勞心督緝三鎮之悉力  
追捕曾不克擒一渠魁取一全勝者其故何也其船巨礮  
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礮彈不能入艇旣以閩爲向  
導閩卽藉艇爲聲援浙洋自南距北二千餘里我南則彼  
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則閩肆其劫我當閩則艇爲之障  
且艇強卽遇亦未能必勝閩狡卽未遇已望而先走此所  
以虛糜糧餉而不獲實效也今分三鎮各據要地巡緝本

洋一遇盜船盡力攻擊此可以禦閩賊而不可以禦艇賊  
禦艇之計必備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擇善將者統之重之  
以節制各鎮之權扼險於閩浙之交艇至則盡力攻擊南  
竄南追之與閩師合北竄北追之與三鎮兵合如此則兵  
力既強而責有專歸庶有濟矣且盜非皆生而爲盜者也  
卽艇匪半屬閩廣土著亦非處心爲盜者也其以失業之  
故而竊發者少以得爲盜之利而聚集者多其所必需者  
口糧皆內地奸民所接濟耳奸民之出非防守不嚴則故  
縱之弊也採捕小販半雜奸民其偷必多甚或以被劫呈  
報而實與賊通故難民之中有真有僞不可不辨也今欲

澄盜源莫若安民業嚴行保甲預絕其通盜之路漸回其  
通盜之心無業者皆遂其生貪利者盡科其罪則人亦孰  
肯冒死而爲之哉內無奸民則外盜糧絕糧絕則潰散且  
盜亦人耳洪波巨浸之中驚風怒號崩崖撞激去死無幾  
仰視守法良民安居就業熙熙然有家人婦子之樂亦孰  
不思歸命投誠而尙忍爲盜哉故統籌禦盜之策不厚集  
其勢則未易猝除不力杜其源則患終未已而實力奉行  
不使滋弊則又在親民之吏與統領之將耳如是數年而  
盜猶未靖民猶未安恐無是理也定海教諭王鳴珂陳防  
禦之事六攻擊之事三預籌之事四言皆可用且慷慨言

曰卑職承乏海邦六載之間由縣會同督率鄉勇晝夜防禦近岸村落幸免蹂躪盡破聲不絕於耳火光時屬於日者屢矣珂籍臨安非瀕海教職無殺賊任然見賊匪往來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斲肉慘不忍言雖有官兵莫能痛剿每一思之恨不飛食賊肉爲吾鄉人雪此仇辱口陳手畫目瞽並裂於是鄞縣知縣郭文誌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知縣周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官李其瀾湯械請禁商船漁船定海縣知縣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言兵船護商之利外洋追賊之難大約俱以

造巨船鑄巨礮爲首務先是弁兵剽賊失利多以船礮卑  
小爲辭至是衆論如一巡撫乃奏請於上然以經費重繁  
又值川楚用兵難於籌款未有定議會提督蒼公特請於  
朝時廣東按察使吳公俊入覲亦言粵東兵船行有成  
效上可提督之奏然提督未知巡撫先已入告也旣而  
謝曰僕欲言此久矣苦人掣肘故未聞於公然吾思殺賊  
以報國耳雖謫不恤也浙撫以無大木工匠不嫻於造船  
率官商捐金得十餘萬盡以給李總兵使其子弟親丁造  
船於閩謂之曰此事屬君則屬君耳吾發銀平色皆足艇  
成不核減工料也又於杭州温州設冶局鑄鍛大礮四百

餘門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島鎗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  
號令警弛廢勵兼隅肅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  
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畧立一畧長給以費  
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檄漁戶小船塋以白編其姓  
名年貌屬之埠頭旂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  
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腳私駕者毀其船檄汎口凡船  
出入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  
漏者賞以所漏之物檄海濱治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  
者有誅檄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檄商船毋獨行賊來  
則禁出海不遵令者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檄營汎

察奸民民有緣商被劫而爲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爲  
之消賊者吏稽之檄村畧壯丁團練相守望立耆老紳士  
之賢者爲長村有警鳴鑼相召有不應者梏其頸檄府縣  
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  
如仇遴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  
線民隨時禦捕肅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少隱以故  
千里海澨事皆如目覩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事於  
是定海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縣知縣朱如林  
稽空船出口凡空出者給以照使賊無所支飾平陽縣知  
縣楊榮肅清漁戶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縣知縣魏



右曾力行保甲造鐵槍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  
字黃巖縣知縣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筴鋤  
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  
海之旗連續如雲有警鳴鑼相召在田農業者聞聲並集  
故賊不敢近岸太平縣知縣趙擢彤於海上壘石爲垣外  
周以塹兵勇內伏甯海縣知縣陳鵬南於健跳螺師山設  
劈山礮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縣知縣徐元梅於石浦  
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碇頭慈谿之後山北定  
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  
黑殼畧金清港石塘樂清之岐頭蒲頭洛西地畧皆奸民

偷漏之地令既行巡樂清縣之教官王應虞訪有奸民與大陸大阿買等通於賊誅之鄞縣之姚家浦夙爲土盜之數官兵不能制巡撫用計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十六人既而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陳大海王兆才等數十人又有浙賊潛登岸僞充鄉勇刺聽官兵虛實者皆詰獲立斬以徇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聞浙賊窮蹙斷糧附夷艇五月丙戌窺平陽北關遂泊於黃沙官王辰巡撫自杭州之鄞縣己亥提督赴台州李總兵之追賊入粵也返至閩值賊蔡牽留擊之既歸鎮艇賊已踵至是

時巨舶未成提標兵分禦各隘口李總兵初歸士卒勞頓  
未息巡撫以歷年剿賊閩師俱至乃致書於閩請撥閩舟  
師會剿甲戌巡撫至台州會提督蒼公保黃巖總兵西公  
璽爲會剿計是時夷艇三十餘踞三盤水澳鳳尾蔡牽各  
六七十船水澳南泊玉環外洋鳳尾及土盜小船散泊大  
陳石塘紫殼等壘蔡牽往來無定適閩賊浙賊隙巡撫謀  
因其隙而間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玉環同知招之  
與水澳言庚戌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總兵飭兵船漁船  
分泊以俟巡撫具奏請調閩粵舟師略曰粵閩浙皆有土  
匪而艇匪爲尤甚日多一日年復一年若不亟爲剿滅則

前明倭寇甚可鑒也此時船礮未辦各盜皆萃於浙臣愚以爲分而捕之不如合而擒之爲得也請飭兩廣督臣選鎮臣帶領兵船二十號乘南風來浙同閩浙之師合剿使夷匪知內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靈於三省皆爲有益得

旨允行夏六月巡撫駐守台州李總兵猶未至以書速之自丙午至於丙辰書六致辛酉李總兵統師出洋癸亥抵普陀遂韭山巡撫致以書曰立秋已過捕務尙無睂目水澳已竄入南洋夷匪病疫若會合三鎮便可試剿否則七月中聞師始至未免太遲矣丙寅李總兵至銅瓦門丁卯駐師石浦時溫州鎮總兵胡公振聲亦移師楚門水澳以

閩故兩端退泊玉環與鳳尾門互有殺傷夷艇及鳳尾進  
謁龍王堂松門之下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岸目避風潮也  
太平參將李成隆同知時敏以守兵五百鄉勇二百據松  
門禦之提督謀火攻巡撫令台協中軍造火箭千五百枚  
札温州府備水帶給涉水軍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癸酉  
巡撫及提督會定海鎮李公黃巖鎮岳公於台州校士館  
之四照樓謀所以破賊李總兵曰賊鼠耳閩師來有日矣  
不戰而俟人非勇也卽乘小船與岳總兵同赴海門巡撫  
卽札胡總兵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人定風大起且  
雨甲戌之子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在路阻於水丙

子有弁鳧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  
熱人賊艇皆破李總兵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絙於岸木  
乃止兩鎮兵船損破大半胡總兵師在黃華關風未之及  
是時賊奔竄海山水師船不可駕參將李成隆婦新產風  
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率陸路兵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  
破舟猶能以礮拒且掠商船皆就擒有一艇未損賊數百  
爭乘而沒登岸攘食者署長督鄉勇獲之參將蔡德耀有  
五舟托買米他泛立褫其冠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  
鳥鎗兵二十人乘鳥鳩杉板船出海搜捕值鳳尾遺船相  
拒甚急李總兵以八船駛於洋賊震而退前後生獲八百

餘賊淹斃約四千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首從以下各如律釋難民之被擄者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礮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枚稱善艚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明日王鳴珂獲三人一詭爲瘡者一髮種種者名王貴利訊之卽其人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辭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旣代黎氏光平死傳子光纘其中稱新阮黎之甥阮種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克復農耐謂之舊阮歲爲新阮患新阮之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而肆掠於洋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五存七隙以二艇投誠於閩今造船用其式也倫貴利者廣

東澄海人投附安南與農耐戰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結聞盜來閩浙劫掠王弗知也安南艇七十六分前中後支貴利統後支者四印其一貴利自佩其三三總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沒於海耀則前日不卹其爲總兵而已斬矣供若此巡撫磔貴利以供入奏 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冬十有二月丙辰安南國王呈覆其略曰小番世荷 天朝恩庇曠格逾涯無能酬報思以慎守疆隅永作屏翰祇因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方有賊渠阮種竊據其地嘯集齊梃盜聚數爲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間亦收撫船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慨舵之



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往泊同商伴隨  
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瞞小番敢爾潛約匪船越  
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擅造印劄轉相誑誘尤爲情罪重  
大甘犯 天憲爲法律所不容該犯棲居本國海分馴習  
既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鈴束稍疎所致仰蒙 聖慈  
普鑒洞悉肫誠訓誨有加天日垂照恭譯 聖諭直感激  
於五衷更悚慄而無似謹當遵奉義訓綏靖封守嗣今本  
國所委巡海人員一一嚴加警飭密施鈴勒斷不容結同  
匪夥越境作非務期桂海永清以上副 聖天子懷柔之  
至德是所自勉也是役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

登山追擊守備陳世能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  
門龍王堂小裴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舉長朱大  
鐵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鄧必玉  
杜兆勲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釐獲各有差獲得竹  
盔紅布包夷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礮二各重二三千  
斤鐵礮重四千斤餘鐵礮三十餘門又船桅大者長八丈  
其夾長丈餘以鐵繫紫榆青栗等木爲之棚木櫓長三丈  
餘番木碇二丈餘棕笏長三十餘丈教諭王鳴珂旣擒倫  
貴利感海氣至今病疽風之三日閩賊蔡牽入浙洋平陽  
副將徐鯤及平陽知縣楊鏐擊之水澳賊附之南遁賊登

岸掘看薯鄉勇林深入賊隊斬其紅衣一人秋九月溫黃  
二鎮舟師大擊水澳於東白鑿其賊首林亞孫餘賊附於  
蔡牽判侯齊添共十餘船爲一黨風後艇匪餘二船一沒  
於海一至閩糧絕投誠鳳尾鮮有存者存者惟蔡牽及侯  
齊添明年土盜陶小貓張阿愷投誠言蔡牽有五十船水  
澳十七船二者恃衆敢於拒捕又有刺鬚烏艚十二船晉  
江叩念二船然遇官兵則遠避而畏舟山李總兵尤甚六  
月癸酉之事天子以爲誠感神應 敕建天后宮龍王廟  
於松門事詳陽湖孫觀察星衍所撰碑記六年夏四月巨  
艇成巡撫檄每鎮統艇十每艇統兵八十人各載紅衣洗

笨等礮三鎮之合統於李兩鎮之合統於岳有知盜不追  
臨敵退縮者參劾治罪

此文分數層敘次原委分明得手在詢悉賊情智者効  
謀勇者効力雖不遇神風而寇亦不能久矣

神風蕩寇後記

聖天子仁勇神武賞罰明信將帥用命嘉慶十三年夏命  
阮元復任浙江巡撫明年春詔邱良功補授浙江提督  
秋八月丙午殲逆賊蔡牽於溫州黑水洋海寇悉平閩師  
合戰之力也率漳州民乾隆六十年間入海爲盜時浙賊  
鳳尾閩賊水澳最強牽及籍黃附之嘉慶五年夏六月神  
風蕩寇之後鳳尾盜首莊有美其母李縛獻水澳賊首林  
亞孫斃於東曰惟牽遁於閩牽之黨族齊添不睦於牽收  
水澳鳳尾餘孽別爲一幫牽忌之六年冬與妻誘殺齊添  
於台州石塘洋官兵嘗追牽將及之一紅衣人自艙中出

緣桅而上斧其篷索却令兵船乘風不可留擊紅衣者牽妻也齊添死其黨推張阿治爲總盜首稱竅嘴幫又名肥餅阿治分其黨爲三小賊首曰白面角卽陳角曰郭潭又名烏蛋曰紀江均又有爛脚陳黃葵亦侯之黨也白爲新興幫又稱再興幫與張阿治並爲浙賊率旣殺侯齊添並其衆七年五月在閩颶風碎其船賊黨星散勢最弱閩師不能剿滅遂至瑤山招集餘賊然勢未強也八年正月丁卯朔牽竄漁山浙江提督李長庚温州鎮總兵胡振聲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賊糧盡篷索戰具朽壞我師據上風賊不能遁乃遣其人干興泉永道乞降於閩閩

使道赴三沙招撫之牽又言曰果許降勿令浙兵偪我聞  
又信之以令箭調浙兵居卜風牽得聞不果降颺去自是  
乃猖獗無所憚至於渡臺灣稱王攻掠城野九年夏六月  
天子命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以温州鎮海壇鎮爲兩  
翼專捕蔡牽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總統追賊  
至境率師助之命未下温州鎮總兵胡振聲殺賊死之  
先是浙撫造艇旣成名曰遲船船堅壯載以巨礮故漁山  
之役牽幾獲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大於霆令商載  
貨出洋濟牽用而僞以被劫報官牽遂能渡橫洋劫臺灣  
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塢盜朱潰糧斷牽分米飽之

與潰合潰駕紅頭艚船猝入閩海牽潰共船八十餘勢甚熾四月甲申胡振聲以船工木在閩往運之閩人懼賊止振聲於閩以禦賊六月戊午朔越五日壬戌胡振聲獨率二十四船首擊賊於竿塘閩師不援遂陷於陣同舟八十人同日死秋七月賊率賊潰以九十船分三幫入浙至於黃龍八月丙子總統率海壇鎮孫大剛温州鎮李景曾黃巖鎮張成定海鎮羅江泰出普陀東擊賊於定海北洋大破之率責潰不用命潰怒先返率潰分率勢乃少衰十年春三月黃葵率其黨五百人降於浙浙盜自鳳尾外又有小貓幫補網幫賣沖幫皆土賊小盜六年五月小貓幫



張阿愷等九十人先後降餘賊徐亞六等二十四人象山  
鄉勇陳元章獲之於玉環沖擔嶼小貓幫滅六月温州鎮  
兵擒丁亞歪四十八人於東日補網幫滅七年八月賣油  
幫盜首楊課率其黨百十五人赴玉環降賣油幫滅黃葵  
屢挫於黃巖定海兩鎮訓導葉機以鄉勇破之於江南小  
羊山至是詣玉環乞降新興幫亦滅浙海土盜惟張阿治  
合小肥餅邱獺而蔡肇竄於閩是年夏浙撫阮元以憂歸  
李總統致書浙撫清公安泰曰蔡逆有舟八九十而長庚  
所統兵船八十二浙洋尙有邱搭卽邱獺小肥賓卽小肥餅等船  
三四十而定黃溫三鎮兵船亦不過三四十自計兵力未

足以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已謀出萬全萬一軍威一挫  
所關非細長庚自制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奔馳閩浙歷  
涉艱阻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裨者緣閩浙洋面三  
千餘里各處兵力俱單止恃長庚一人往來追捕或閩或  
浙顧此失彼賊反以逸待勞前奉有不可徒事尾追之旨  
仰見 聖明洞鑒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閩浙兩省必  
須各立大幫兵船屬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彼此呼應如  
賊在浙界閩兵卽出三沙四霜一帶策應遏截在閩界浙  
兵亦如之隨賊所竄勿予以暇而奸民之火藥篷槓亦不  
能源源濟賊庶事有少弔云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率浙

閩之師追賊入粵海先是率以百船合陸路萬人寇臺灣  
總統率金門鎮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大破之時所部  
止三千人閩不濟師助塞鹿耳門牽得遁去然已狼狽不  
支奸人濟之勢復張已而擊之大星嶼又擊之浮鷹牽僅  
有三船將就擒總統中賊礮遽卒閩師遠見總帥船亂竟  
退率遁入安南夷海中李公之威賊畏憚若神而屢不得  
志於閩 天子聖神先覺誅閩將士不渡臺者逮大吏之  
掣肘者洞悉讒忌之口專任長庚長庚沒 天子震悼疊  
下詔書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謚忠毅以忠毅戲下士王得  
祿嗣其職勉以同心敵愾之義上以張國威下以洩衆憤

爲長庚復仇於是斷閩將士感泣激勵無不誓以死殺賊  
明年率自安南吏洋回棹朱瀆資助之復與瀆合百數十  
船入浙浙中土盜張阿治滋擾亦急浙江巡撫阮元復泣  
任夏五月丙午親駐鄞縣肅軍政嚴防禦增器械配船礮  
募義勇杜岸奸尅期剿賊一月之內定海鎮兵獲董清秀  
二十一人於鼠浪湖提督舟師擒陳丁五十六人於佛肚  
山擒陳雄二十四人於羊山黃巖鎮兵擒林佳二十六人  
於沙護黃巖遊擊劉成魁太平參將福爾敏生擒王宗榮  
二十三人象山知縣孫泉雲獲王阿倉三人玉環同知宋  
如林生擒李亞羅義勇船何廷模獲桑四二十四人於韭

山斬首五級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人機弟樞追盜至江  
南崇明獲一船生擒李葛十一人皆張阿治黨阿治竄於  
南秋七月蔡臺朱漬入浙巡撫駐鄞縣督擊用間以離之  
浙江副將項統自閩歸遇漬於韭山攻之獲一船擒其黨  
王長漬竄於閩已而閩總兵許松年擊蹙之其弟澤領其  
衆提督何定江擊率率不敢拒亦遁於閩乃并剿張阿治  
擒其黨百六十人阿治窮蹙巡撫訪得其母與弟在閩之  
惠安密告總督阿林保總督密飭惠安知縣吳裕仁繫其  
母與弟阿治乃率其黨四百七十六人礮八十六乞降竅  
嘴幫滅小盜首郭潭紀江均先滅於閩陳角投率黨青筋

茂茂降角不知所終其黨惟亞盧存亞盧一名亞羅一名  
略盧仔號小差翳冬十二月甲寅同知陳大琮攻亞盧於  
魚山外洋獲其船擒二十八人斬五級十四年夏四月溫  
州鎮李景曾定海鎮朱天奇參將印章主簿朱錦城同知  
陳琮候補知縣葉機共剿之僅餘數船提督邱良功初蒞  
任追之至溫州秋七月乙亥颶風覆亞盧船亞盧溺死餘  
二船四十四人平陽知縣周鎬擒之浙洋土盜盡平亞盧  
溺之日率舟亦壞漂於松門龍王堂至於定海邱良功自  
閩海追擊攻之閩帥亦至八月壬辰浙江提督邱良功福  
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陞合師

擊癸巳雞鳴童鎮陞率所部首追及賊賊回拒鎮陞擊賊  
蓬頂落守備武定大躍上賊船擒其黨王烏五十一人斬  
首十級獲其礮械九十賊落海死者無算率由衢港竄入  
外洋先是李忠毅鎮定海巡撫阮元與相勉勵以盡心捕  
賊爲務忠毅嘗追賊至極遠外洋於島嶼獲一獠貽巡撫  
蓄之誠本堂每聞其啼巡撫輒曰非李總兵奮力剿賊不  
聞此聲嘗相與賦詩倡和以見志忠毅以鹿洲集貽鹿洲  
集者漳浦藍鼎元作鼎元以其謀佐兄襄毅公平海寇朱  
一貴撰平臺紀略以是勉巡撫且示已志也巡撫復任時  
忠毅沒於賊慷慨涕泗荏蘭數親督戰海濱提督邱蒞任

推心相結親石兄弟嘗勉之曰 聖明厯念海洋無時或  
釋殲擒渠魁仰副 肝腎在此一舉又致以書曰蔡逆坐  
船高大浙師向攻往往不能得力然賊船雖大而少兵船  
雖小而多若今某鎮隔斷賊黨不令救援以隔斷爲功不  
以攻獲爲功別使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專伺蔡逆本  
船連環施放鎗礮破其篷胎舵牙使彼不能行駛然後更  
番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待賊  
之就擒可必矣時巡撫將入都祝 嘏又致以書曰一切  
剿捕事宜諸望專司指揮提挈並明示將士以功過所在  
俾共圖免過立功元身在省垣心繫海土今兩省舟師及



所僱商船共得七八十號兵力壯甚殲滅渠魁定在此舉  
捷音不遠大人與王提軍平賊卽會奏勿遲也牽旣竄閩  
師以朱渥入閩南還禦之浙師北追賊至馬蹟不見賊已  
亥牽由潭頭外洋而南癸卯邱良功至普陀簡舟師窮追  
南下甲辰至牛欄基謀知牽匿黃巖之魚山乙巳黎明追  
及賊方起蓬南竄偏之牽返蓬拒牽所乘綠頭大船良功  
揮令衆舟趨而圍賊以礮擊黃巖鎮船桅折時閩師猶在  
浙乃倍擊俱乘上風賊懼向東南遁浙師隨擊自卯至申  
斃賊無數轉戰至黑水深洋閩師亦至海壇鎮孫大剛從  
浙師與賊船偪以火燄賊賊亦以火拒時夜半風浪並怒

不得登賊船隨浪餞出良功據上風截之賊莫能遁丙午  
寅刻良功率各舟師聯絡攻擊率且拒且逃右營遊擊陳  
寶貴左腕傷於礮午刻過黑水洋見清水良功曰深洋窻  
遠天且晚此時不得賊賊將遁大呼以己舟駢於賊舟東  
閩師至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旋  
札浙船決死戰我兵奮勇無不一當十賊多跳水死賊以  
矛刺良功貫腓流血邱成勲良功兄子也與賊格鬥墜海  
死海壇鎮孫大剛乍浦參將陳琴守備李增階各以舟師  
趨賊賊火斗及增階藥艙艙轟琴兩足傷舟亦沈琴增階  
遇杉板救不死率僅有二十三人船漏壞率急將以火投

藥艚自蘄浙船被毀旋脫出閩船遂駢於賊船賊猶以死  
拒敵東風大起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力持  
賊浙師自外觀之礮火聯絡賊以礮擊王得祿傷額及肘  
忍之揮千總吳興邦以火攻賊船舵樓脫牽別子小仁與  
其黨矮牛等隔於衆鎮不能救牽船裂興妻子落海死是  
爲八月十八日越四日庚戌巡撫赴京師乙卯過揚余餞  
之北湖相墩及辦賊事巡撫曰賊平宜幾日矣因述所以  
制賊事宜時實未知提督未幾閩邱提督報書乃得其詳  
余往來節署者有年稍知海上本末嘗慟李胡兩公之死  
自恨儒懦不能執殳從王事旣聞賊平大快頌揚天

子之盛德以示里中父老里中人莫不歎歎太息浮大白以相慶也或曰蔡逆之滅由浙師奮不顧身首先攻擊致賊不能遁閩船大鈍於浙追及時賊已垂殆故收其功耳焦循曰否否方浙船破僅存底板邱將軍足且傷使非閩師戮力同心邱將軍縱不罹李胡之禍賊亦揚帆去矣富是時賊船與浙船結閩船夾浙船外浙船毀而閩船又駢於賊船賊所以滅耳向者三沙之役閩地也而閩誤之今賊所殲之地浙地也而閩助成之然則賊之生死視閩浙合與不合李忠毅殺賊之勇詎遜於邱乃抱恨而殞者抑又何哉牽旣死是冬朱渥亦以其黨降於閩海寇悉平胡

振聲閩人嘉慶五年爲黃巖副將從總兵丘璽擒獲竇黃  
盜首江文箬黃滅授温州鎮總兵九月會黃巖鎮滅水澳  
於狗洞門六年正月追侯齊添於披山洋破之六月滅補  
網幫於東日十月擊蔡牽於南麂生擒其黨林照四十四  
人八年正月從李長庚追蔡牽至閩牽幾獲十一月戊戌  
夜襲蔡牽於南麂己亥與參將李景曾縣丞王正悅三路  
掩擊獲賊九十六人礮械數百是役也振聲身先近賊牽  
幾就擒振聲殺賊之勇亞於李戰死於閩聞者悲之葉機  
定海人由廩生官訓導八年夏請以家財募鄉勇下海捕  
賊敗有功巡撫薦之陞雲和教諭候補知縣陳大琮同安

人壯烈伯李長庚女婿也安徽候補同知以諳習出洋巡撫奏留浙授同知

前後兩大役而後段尤奇蓋前役神風盪寇艇匪殲除  
天之意也後役則專勦蔡牽勢均力敵李胡戰沒氣燄  
大張卒之閩浙夾攻駢船確鬥捨身拚命大憖竟除可  
謂師武臣力矣然非巡撫指揮調度洞中機宜 聖天  
子信賞必罰知人善任何以有此哉二記整密詳瞻髣  
髴班書亦可謂天下大文章矣

張滌園治昆明記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土軍屯旣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旣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畫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旣均矣又使里衾不能科派奸民

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樂舊例里民於縣署供  
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傭於民  
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既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  
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覘之  
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  
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  
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  
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間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  
乃溢漫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甯州者界於昆明受  
東南諸箐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開河



滌園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  
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開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  
沙石晉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確犖之勢十倍而疏濬之力  
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園發圖而爭曰高  
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  
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井得不徙昆明有  
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苦旱滌園廉知  
白沙馬嶺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  
乃親操板車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  
東門外舊皆市墟於兵爲盜賊穴滌園剝造室廬以居流

亡移城中騾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廩牧圉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園也土曠而不畊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滌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間帥之僕李殺人帥戚畹勢甚赫請寬於臬司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

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卺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壻乘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粲嘉稷在姜青黎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灞陵山人萬里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婚姻往往富人得佳壻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亦維時曰夫子泣任甫聞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饑者食勞者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

子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避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截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滌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饑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

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  
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  
承大亂猺獠齷齪所謂耀武觀兵震懼之也曰開六千軍  
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  
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  
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星  
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滌園  
終不與時雖重迂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  
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縉紳呈縣懲之滌園適道  
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繫之

明日縉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家貧而哭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縉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家我繫之而使縉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謨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間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詰誠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

躡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  
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勲哭而奠之曰去冬  
余赴京展 覲 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  
敬以滌園對 聖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太  
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鎮人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道  
路間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薦  
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  
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犴狴之  
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唁問資其困之又以虧空醵大點石  
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

餘金補苴粗完。餽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入室城泣送更有童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乎。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熊子曰。余家藏張長鑾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與曰。備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墓。章碑文甚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畧。無論實否。真爲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既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既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傳於吾家。自餘年來。



水淹鼠蝨之餘未嘗消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  
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  
者或亦可爲後之師範也張滌園名璋字去瑕江都人幼  
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叙肩部下憐之使伴其子鐵兒讀  
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嘖嘖奇之  
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  
參將之後已徵求得鐵兒厚報之周旋曰余典試人渾去  
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夢寐悲愕  
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年蓋爲其邑神云

讀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縣特無滌園其人耳文足爲

史家張本他日必列循吏○如許事跡只括以二千餘  
言而變化盡致太史公有筆在先生處矣

直隸總督樸園楊公別傳

楊敏壯公捷以功賜籍揚州今爲甘泉縣人敏壯生湖北驛鹽道懋紹懋紹生古北口總兵鏞鏞生三子長景震嘉興府知府次景達陝西波羅協副總兵樸園各景素其季子也爲叔父象州知州以牧後幼多病骨立貌孱弱不揚然負大志不好章句項後生一癭一日自割去語人曰多此肉殊礙挂珠且令俯以見人非壯夫也貧不能自給就江右道幕稍積餘資援例捐縣丞乾隆元年投効直隸河工以才爲河道忌嫉將笞之公卽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

三年補歸縣丞八年陞交河縣知縣邪教民據斬家菴愚民爲之惑公廉得械其人燔其經典神像以其地爲義學十二年陞磁州知州十四年授天津府知府晉清河道丁本生母憂服闋補福建糧驛道調汀漳龍道漳浦縣奸民蔡榮祖謀叛公親督員役卒擒之伏誅二十三年調補臺灣道臺灣東界崇山山內爲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定爲界內界外界內漢民墾種界外故爲熟番之地生聚日衆界內之民侵展禁限熟番地日促而漢民地漸近生番既與熟番接壤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

冒先是游民充膺通事社丁設立大通事多爲不法公令  
社番內通曉漢語者充當通事革退漢人之充社丁者往  
年修造戰船入山採木工匠置寮廠每一人率小匠百餘  
名搔擾與生熟兩番爭鬥戕殺公釐治之諸弊悉除二十  
五年正薦卓異補授汀漳龍道巨盜黃薦等九人肆毒害  
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陞河南按察司使  
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調直隸布政司使三十九年  
山東妖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陽穀壽張堂邑  
犯臨清州大學士舒公赫德率勁旅剿之 天子念景  
素將家子必知兵特旨命分守河西遏賊不西逸公立詣

制府周公元理請兵時周公屯故城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未可與戰 天子命我守河

西銳不可失下令熄火陞伏伺其過乃潛渡河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數里外高屋問何地衆曰回人禮拜寺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把總自隊中出曰把總回人也公禮接之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恐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素著盍爲糾結子弟爲朝廷殺賊亦建功立業事也把總曰諾卽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聲獨持刃潛過橋見一賊臥破下斬

之夾其礮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呼於營曰吾  
殺賊矣橋可奪也衆應起立焚浮橋賊趨至斬賊數百人  
賊不能西逸竄入舊城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舉家  
驚懼老幕客邵姓者素豐其餽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竄  
十數人惟一幕客二奴從之實所薄者也公臨行謂家人  
曰我將家子平日以不死疆場爲恨不幸死於賊亦先將  
軍之榮也至是竟以堵賊立功賊平擢山東巡撫四十一  
年 皇帝東巡幸臨清燬橋斷路處及逆匪竄據之汪家  
大宅公陳述剿捕狀 上大悅公請改臨清爲直隸州許  
之陞兩廣總督入 覲過揚州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

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塞  
路隔萬里而年皆六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  
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歎獻泣下相去蓋十餘年耳四十四  
年調補直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加贈太子太保賜祭  
葬

焦循曰樸園本末余聞之竹廬都尉都尉嘉興太守孫也  
樸園子炤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樸園遂撫  
後朱生者黃珏橋市人也嘗從樸園樸園巡撫山東時朱  
偶歸市有賣租笠曳東阿人朱以其爲樸園部民氣陵之  
曳憮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賊竊起倘西逸則蔓延不



能卽平撫軍守河之功偉矣然治齊以來以驕臨民  
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君從撫軍遊宜  
以慎約相勉今居里中尙假威勢嚇旅人耶朱默然汗下  
思叟之言非常人明目蹤跡之不知所在

揚公真方面才論借市叟語補之尤善

名醫李公墓志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公卒卒之日事家人兒女咸哀  
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  
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  
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  
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  
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  
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早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  
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  
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

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  
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  
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  
寇讐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  
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歛人汪  
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羸其  
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  
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  
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  
說不如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

之和以勻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  
真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爲足以知之  
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能抉其微  
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  
也作辨疫環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  
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  
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  
有瀆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  
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  
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

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有七  
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  
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  
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衆浮沉病已則戒  
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  
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  
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  
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決之調其藥而坐驗其效不效  
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  
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

而有法間爲詩歌不甚溺也予既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真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舟楫泛我湖潯囊中有帙指與以誦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諸學者維茲有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醫通於易阿誰知之讀至後幅君以爲快句知滿腔皆惻隱之心

節孝臧君墓表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鯁君次叔季岷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母愛經人一己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長讎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瘵瘵終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既溫復潛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熬之火薰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與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

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恒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警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既卒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蝸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屍由剖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目視婦令先瘞外屬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辨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鉞長跪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臙餘乃合每日忍痛



作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醞然禮義所在爭之  
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邈而君率性行之中  
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鋪堂至是改令名君作書規之曰君  
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  
不定字號太多反致歧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曰  
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  
歌使女僮服誦婦竦聽畢乃合卺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  
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讐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  
則出矣市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妃泣請之乃睦君卒於嘉  
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

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  
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  
經考十三卷尙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  
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作謚  
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  
爲本學爲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  
於石

此題作者多矣敘次惟此最佳最潔

書裔烈娥事

楊升庵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  
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賊不獲雪而傳於升庵  
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  
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 盛世  
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 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  
視貴梅之遇毛 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幸不幸何  
啻霄壤向嘗輯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一卷亦云備矣然傳  
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爲書其事吾鄉黃旺  
橋之裔姓爲望 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

病將死亟覓壻爲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極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逼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縷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

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  
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譟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  
裏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  
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  
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  
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  
吾潔江都黃涓曰娥死鄰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  
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唇焉衆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  
愬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鞠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  
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

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  
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  
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  
府飭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駁縣振遠供出凌姓休  
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  
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於金麗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  
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綬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譟  
爲綬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讞語云  
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爲碣女云烈婦之縊  
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喚之夫非喚之逼之亦何不得已

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侖大成他往裸謁  
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容  
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乎大成  
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  
吏吾爲之惜矣乾隆丁未間有伶人朱三者縱其妻淫呼  
婦趙汧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孽中時有爲之說者又  
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  
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  
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  
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

與母居樓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王方張勝林強委禽  
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謀於門  
誣女嘗私與之盟始開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  
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  
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  
請旋或曰五縣隸也譚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  
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  
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  
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  
明其事給棺錢名賁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



五十三年

此婦較之古人可謂幸已然遇賢太守而尙不能盡其  
獄有佚罰焉文以伶人妻與秀水章姑事反復襯墊又  
以張五係縣隸映楊綬萬爲縣吏而裔振遠父子卒死  
于縣隸若爲報仇者然何縣令之厚隸而仇民至如此  
也有意無意文成而法亦密矣